



四書匯叅

孟子

五

仁
2673
24-15



仁12
2573
24-15

孟子集註本義匯叅卷之五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蒙引或謂天子之子為太子諸侯之子為世子非也周公立教世子之法成主亦稱世子

則世子太子天子諸侯之子通稱矣故曰世子太子也後世乃分仁山金氏曰孟子致為臣於齊歸鄒而即如宋

與宋句踐戴不勝答問則滕世子過宋而見孟子當在此時自滕而西南過宋三百五十餘里四書釋地是時楚

地久廣至泗上滕南與楚隣苟有事於楚何必迂而西南

行五百五十餘里過宋都乎過宋都者以孟子在焉往也如是反也如是不憚假道於宋之勞其賢可知顧麟士謂世子非迂道來見此不通地理之說也集解特書過宋

滕文上

一

敦復堂



同本
十年之書

其非便道可知不以事大為急而以見賢為心秉彜之好發於誠然即此便可見性善處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

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

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精義問人性本明因何得有蔽伊川曰此須索理會也孟

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揚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則自堯舜至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按此是私欲之蔽前一層然論性不論

氣不備故程子必與揭明語類問惟堯舜為能無物欲之蔽而充其性人蓋有恬於嗜欲而不能充其性者何故

曰不蔽於彼則蔽於此不蔽於此則蔽於彼畢竟須有蔽處物欲亦有多少般如白日須是雲遮方不見若無雲豈

應不見耶此等處緊要在性字上今且合思量如何是性在我為何物反求吾心有蔽無蔽能充不能充不必論堯如何舜又如何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如此方是讀書

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

用力也。語類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須看因何理會箇

者所以驗性善之實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他欲入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為善必力去惡必勇問人未能便

至堯舜而孟子言必稱之何也曰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正相表裏蓋人之所以不至於堯舜者是他力量不至固

無可奈何然人須當以堯舜為法如射者之於的箭箭皆欲其中其不中者其技藝未精也人得到堯舜地位方做

得一箇人無所欠闕然也只是本分事這便是止於至善是善或問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者何也曰性善者以理言之稱堯舜者質其事以實之所以互相發也其

敦復堂

滕文上

二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言蓋曰知性善則有以知堯舜之必可為矣知堯舜之可為則其於性善也信之益篤而守之益固矣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猶有不得而聞者而孟子之言性善乃以語夫未嘗學問之人得無陵節之甚耶曰性命之理若究其所以然而論之則誠有不易言者若其大體之已然則學者固不可以不知也蓋必知此然後知天理人欲有實主之分趨善從惡有順逆之殊董子所謂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能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程子所謂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先立其大者皆謂此也○文集向來所說性善只是且要人識得本來固有元無少欠做到聖人方是恰好才不到此即是自弃故孟子下文再引成颺顏淵公明儀之言要得人人立得此志勇猛向前如服瞑眩之藥以除深錮之病直是不可悠悠耳○四書通孔子亦嘗說性善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但善字從造化發育處說不從入生稟受處說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正是從源頭說性之本善但不露出一善字性善之論自孟子始發之集註釋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此一句便關倒告

子所謂生之謂性蓋生不是性生之理是性天地間豈有不好底道理故曰渾然至善未嘗有惡古今只是一箇道理故曰人與堯舜初無少異孟子道性善言其理也稱堯舜以實之言其事也天下無理外之事能為堯舜所為之事便是不失吾所得以生之理然而人不能皆堯舜者氣質之物欲之蔽也集註言物欲不言氣質蓋以孟子不曾說到氣質之性故但據孟子之意言之○吳氏澂曰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蒙引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者以仁義皆吾性所固有也聖人可學而至者以聖人與我一性也○輯語性善堯舜固直窮本原然正是接引庸眾以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我固有之人皆可為也○慶源輔氏曰朱子既斷孟子之書以為孟子自著旨如此則似此處皆當改想此是後來不曾改得愚按即孟子自著此節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

孟子自著此節
自是記事體
滕文上
三
敦復堂

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

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語類伊川謂性即理也

句直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理是箇公共底物事不解會不善人做不是自是失了性却不是壞了着脩又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問孟子道性善章看來孟子言孺子將入井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只就情上見如言孩提之童無不親其親亦只是就情上說曰未發時那怵惕惻隱與孩提愛親之心皆在裏面了少間發出來即是未發底物事靜也只是這物事動也只是這物事如孟子所說正要入於發動處見得是這物事蓋靜中有動者存動中有靜者存人但要動中見得靜靜中見得動蓋動時見得是這物事即是靜時所養底物事靜時若存守得這物事則日用流行即是這物事而今學者且要識得動靜只是一箇物事。或問有曰孟子之言性善非與惡對之善也特贊美之辭耳信乎曰此亦異乎吾所聞矣夫孟子性善之論至矣

而荀揚韓氏或以為惡或以為混或以為有三品最後釋氏者出然後復有無善無惡之論焉儒者雖習聞乎孟子之說然或未知性之所以為性於是悅於彼說之高而反之蓋推性於善惡之前而置孟子於異同之外自以為得性之真而有功於孟氏之門矣而不知其實陷於釋氏之餘直以精神魂魄至麓之質而論仁義禮智至微之理也且又不究秉彜之實德而指為贊美之空言不察至善之本然而別立無對之虛位推而言之至以天理人欲為同體特因其發之中節與否而後有善惡之名焉則亦勞力費辭而無復彷彿孟子之遺意矣惜乎吾不得從事於其門以質其說庶乎其有相長之益也按此條痛關邪說因論性而并及之

孟子曰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

矣復扶又反夫音扶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或問世子疑孟子之言而孟子不之拒何也曰孟子之言非當時之所常聞也故聞者非徒不之信也而亦莫之疑也是其漠然如飄風之過耳亦不可復冀其思繹而信從矣世子復來則豈其思之未得而不可舍於心與故孟子之言雖若怪之實則喜其能思而將有以進乎此也語類孟子初見滕世子想是見其資質好遂即其本原一一為他啓迪了世子若是負荷得時便只是如此了及其復見孟子孟子見其領畧未得更不說了只是發他志但得於此勉之亦可以至彼若更說便漏遠了當時啟迪之言想見甚好惜其不全記不得一觀輯語孟子此言固是滕世子破天荒平生未聞之語於其復來見坐立未定不曾開口舉似

却從何見他疑處劈頭一句喝破直令世子汗流下拜此是孟子知言窮理盡萬物之情當下薦機迅利處存疑疑者疑性善之說未必然或有性不善也人皆可為堯舜之說未必然堯舜或另是一性而不可幾及也故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言道理在人一而已矣更無兩箇上古聖賢也是這一箇道理如今塗人也是這一箇道理說統世子之復見還是自信不過疑吾性雖善如何便做得堯舜故孟子言世子不必二三其意天下道理只是一箇下節歷歷引證使知聖人必可為教他狠下手只是為堯舜更無別法西書通集註不曰同一道而曰同性者蓋推本而言根上文性善說來性之外他無所謂道同性即同此道又何疑焉紹聞編天道一而已矣正恐世子疑所言為高遠難行而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故孟子言這箇道只是一箇堯舜之能事即吾人之能事人亦只欲向前爾故我今亦只得說堯舜之所能為者望世子安得有兩般說話

成覿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

孟子集註本義 滕文上 敦復堂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

周公豈欺我哉覲古覲反

成覲人姓名彼謂聖賢也

按此段猶只概論之詞到兩段乃實有所指○湯霍林曰覲

之言為景公發勿認我吾字為自道憲按只渾講亦得

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

則皆如舜也

說統舜何人予何人兩何字要善看言舜是

不能及舜全在想像摹擬上着力有敢作敢為底氣象若下孟舜人也我亦人也語氣乃是自付自憂底光景

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

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

說統文王

我師是周公說底孟子把公明儀引來全要摹寫得公明儀信周公意象出○翼註周公豈欺我哉兼周公固能師

文王吾人亦能師文王意○我師謂我可師而至之非謂

為我之師也○語類三子之事成覲若參較彼已顧子則

知聖人學之必可至公明儀則篤信好孟子既告世子以

學者也二者雖有淺深夢之皆是尚志孟子既告世子以

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

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文集孟子引三段說話教人如此

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于此有箇奮

發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則是畫脂鏤冰無真

實得力處述朱此正是要世子篤信力行處然只在三賢

口中見有此意至下節方拍合文公身上說○蒙引吾何

畏彼哉以其道之一也為者亦若是亦以其道之一也

也此集註所謂既告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

者也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者言外

意也○說統此節語意全要他想他意氣激昂勇於希聖底

口氣一面證明道一面與下若蒙不厭駁擊相貫注

教復堂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

眩厥疾不瘳

瞑莫旬反眩音縣

絕猶截也

石山金氏曰天下無性外之物古人為學即見之行事滕文公是有國之人故孟子即令其就

為國上致力○條辨盡一已之性則已無不善矣推書商一已之性善則國無不善矣善字正與性善字相炤

書說命篇瞑眩憤亂文集大要為聖賢須是猛喫瞑眩之藥相似服教他麻了一上及其定疊

退了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

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語類此章緊要節目其初在道性善其中在夫道一而已矣其終在

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勉齋黃氏曰歷引三人之言所以釋滕文之疑終以藥瞑眩所以厲其志○石山金氏曰

引書意尤緊切人性固皆可為聖賢學者固當以聖賢自勉然非可以安坐而進也須有刻苦之實功去切身之實

病方可與造聖賢之道耳○象引言猶可以自立也此於

性善堯舜之說何預蓋惟其自克而不安於卑近則必擴

充其仁義之心而以堯舜為法其心必正其身必脩其國

必治矣此其體用一原之理又有不可易者○語類問滕

世子從孟子言何故後來不濟事曰亦是信不篤如自楚

反復見孟子孟子已知之曰世子疑吾言乎則是知信不

的他當時地步狹本難做又識見卑未嘗立定得志且如許行之術至淺下且延之舉此可見○問孟子初教滕文

公如此似好後來只恁休了是如何曰滕國小絕長補短

止五十里不過如今一鄉然孟子與他說時也只說猶可

以為善國而已終不成以所告齊梁之○愚按孟子之言

君者告之兼又不多時便為宋所滅

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

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

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文集天之生此如朝廷之命此

延所命之職無非使之行法治民豈有不善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為物有清濁昏明之不同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欲之累則為聖稟其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欲之累而不能去則為愚為賢稟其昏濁之氣又為物欲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為愚為不肖是皆氣稟物欲之所為而性之善未嘗不同也堯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爾但以氣稟清明自無物欲之蔽故為堯舜初非有所增益乎性分之外也故學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強為識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而凡吾自用之間所以去人欲復天理者皆吾分內當然之事其勢至順而無難此孟子所以首為文公言之而又稱堯舜以實之也但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善之萌芽也故孟子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

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事雖有至難猶必可至况善乃人所固有而為之亦不難乎然或氣稟昏愚而物欲深固則其勢雖順且易亦須勇猛着力痛切加功然後可以復於其初故孟子又引商書之言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但悠悠似做不做則雖本甚易而反為至難矣此章之言雖甚簡約然開曉學者最為深切所宜反復玩味就日用間便着實下工夫始得按通章結穴在引書詞二句是孟子喫緊為人處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或問小註於心終不忘便見世子於孟子之言煞有意味○說統世子志行喪禮根源全在於心終不忘句得來此正真情所發見可見人性本善處惟性本善故孟子說到懇惻處足以動世子世子行到懇惻處足以動當世之人

心可見人性無不善而堯舜之真可為也。條辨只問孟子便有不問父兄不問百官意在。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會

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

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

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所居反飭諸延反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

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

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存疑

親喪固所自盡此因世子之所能而與之也亦因以加勉之也下三年齊疏飭粥是正告世子處。說統通章太旨

只在親喪固所自盡一句後不可他求。是在世子是誠在我句句相應。但所引曾子之言本

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

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

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

飭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

之禮也或問三年之喪何也曰人子之心無窮也聖人以

為子生三年而後免於父母之懷也故為之立中制節使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也齊疏之服飭粥

之食何也曰美服不安而食旨不甘也其為太本大經何也曰自盡其心者喪禮之太本也三年齊疏飭粥喪禮之

太經也孟子生於戰國分爭之際不得見先王之全經矣然其學得孔門之正傳而於文武之道則既識其大者故

其考論制度雖若疏濶而於太本大經之際則毫釐之間敦復堂

有不可得而亂者以是為主而酌乎人情世變以文之則
 禮雖先王未之有者亦可以義起矣後世議禮者不明乎
 此故常以節文度數之小不備而不敢為卒以就乎大不
 備而後已此劉向所以深歎之也然無孟子之學而強欲
 為之如叔孫通曹褒之流是又不免乎私意之鑿而已矣
 語類今欲處世事於陵夷之後乃下向討論典故亦果
 何益孟子於滕文公乃云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便說與齊
 疏之服飭粥之食哭泣盡哀大綱先正了或問小註孟
 子說制度皆舉其綱而已如田之什一喪之自天子達之
 類不說到細碎上只說大經大本曾子生事數語自是
 汎論人子之禮如此孟子引來特以起下喪不可不盡之
 意也纂疏自天子達於庶人是無貴賤之別三代共之
 是無古今之異按言此以見三年之喪不可不盡其禮也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
 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

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

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語類古宗法如周公兄弟

為宗至戰國時滕猶稱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

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或問小註三年之喪周公之禮

公滕叔之始乃後世不行三年之喪者故註云非周公之法本然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

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

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

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說統志言

立法者說父兄百官所認之先祖指壞法者說吾有所受之也是父兄百官解志之意謂吾上世有所傳受此其意未嘗不是但誤處在錯認壞法之祖為立法之祖耳按此與註義異然亦可參總因三年之喪之禮其廢已久自二國先君皆莫之行可見故父兄百官不欲姑妄稱志語以為世子告不復計志之本義云何耳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而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為皆去聲復扶又反歆川悅反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

按世子因父兄百官不我足恐不能盡於大事非是

遽欲不行三年之喪但恐行之而不能足父兄百官之心遂不能自盡其心耳此盡字正與親喪固所自盡盡字相應故孟子告以上有好下必甚但患不能自盡其心無患無以足父兄百官之心或問小註謂然友數句自是反躬自責語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已

仍打轉親喪固所自盡冢宰六卿之長也歆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卽

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

以上皆孔子語只末一句孟子

言自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仍縮合不可他求惟世子自盡其哀故

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說統前三年之喪一段重禮字後君薨聽於冢宰一段重哀字然哀之一字正是制禮之原當喪禮廢壞之父子之生平又未足取信於人一旦欲行

禮而父兄百官不汝足誠是也然為子誠但當求之於已隨他足不足都莫管他子但自盡而已故未復丁寧之日是在世子引孔子之言是說求之於已無有不應者按此只鞭辟自盡非責人之我應也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

左傳隱公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

月外姻至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為差因為葬節

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

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

禮記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枕塊非喪事不言孔疏倚

廬者於中門外東牆下倚木為廬也

可謂曰知疑有關誤或曰皆謂世子之

知禮也

慶源輔氏曰可當作皆條辨皆字意自在可字之上曰字屬世子不屬父兄百官蓋以世子可謂為

知禮也。集解世子曰然是誠在我是因孟子不可他求是在世子之言而直承當之也五月居廬四句是未葬時能自盡而感近人及至葬五句是方葬時能自盡而感遠人。四方來觀因聞居喪之盡禮而來觀其葬禮也如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一般不必指弔者顏色之戚二句極寫自盡弔者大悅極寫自盡之感動人正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

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唯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

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西山真氏曰三年之喪自唐虞三代未有改者春秋之世此禮廢墜於是宰予欲短喪而孔子責其不仁子思亦謂自期以下貴賤有殊父母之喪則一而曰方滕文公用孟子言欲行此禮父兄百官譁然爭之及違衆而行又以爲知禮者何耶蓋以爲不可行者蹈常襲故之陋見而以爲知禮者秉彛好德之良心也世降教失雖以東魯文獻之邦有不能行何怪于滕之父兄乎然文公一以身先之則幡然而悟天理之在人心者固不可泯也

○四書通前章論性善此章自是論三年之喪集註引林氏說首尾必舉性善而言者蓋喪制人

子之心所自盡者最可見入性之本善處文公自悔其前日未嘗學問而一旦力行其所聞於孟子者是孟子一開發之際而文公之性善見矣及其行之而遠近見聞莫不悅服是文公一感發之頃而遠近之人性善皆見矣於是益見人性之善而堯舜無不可爲也

○精義尹氏曰聖賢之道繫於行與不行人之聞道在于信與不信滕文公信孟子其效若此而孟子輟環天下卒無所遇悲夫

○滕文公問爲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慶源輔氏曰前云使然友

問後云使畢戰問此但云滕文公問則知是文公親問孟子也蓋文公既卽位固不得越國往見孟子此必是以禮聘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也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

其始播百穀

絢音陶亟 紀力反

民事謂農事

按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故問為國即告以農事當之蓋即指耕耨收

獲之事為民食所由出者而言○輯語民事只農事引起通章制產意著民事二字可見制產原以為民非為君也

為民正以為君又是轉一層語此句實未及此惟其為民事入君輒視之為緩而不知其不可緩也○不可緩是王

者仁心仁詩豳風七月之篇此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政所出

所由使瞽矇朝夕誦誦以教之其七章曰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

執宮功畫爾于茅宵爾索絢亟其乘屋其始播于往取也百穀此章終始農事以極言憂勤艱難之意

絢絞也纂疏絢繩之絞也所亟急也乘升也詩傳晝往取亟升其屋而治之不待督責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而自相警戒不敢休息如此

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

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

慶源輔氏曰詩言民之趨於農功自然如此其急孟

子引之以證民事不可緩之說然熟玩之便見得民事真不可緩之意君人者若能真知民事之不可緩則於為國

也思過半矣○輯語引詩所以證不可緩而詩語是冬間乘屋只在末句中看出民間間時他事勤渠都只為此事

乃見其不可緩之至○條辨七月之詩言民事者甚備孟子不引而獨引此四句見農事正迫之時民不敢緩猶為

常事今於農功既畢入此室處之時而即亟於乘屋為來春播穀之計其不可緩為何如○存疑民事不可緩句是

一章大指通章皆是此意引詩是証民事不可緩之說民之為道也節是說民事所以不可緩處民之陷罪由於無

恒心無恒心由於無恒產此民事所以不可緩而民之恒產不可不制也故承之曰明君必恭儉禮下取民有制自

夏后氏五十而貢至雖周亦助都是說此事設為庠序節又是說既富而教之事不在民事即農事內蓋必教養兼

具然後為治法也然終歸重在民事上故自使畢戰問井地後只說井田不復言學校

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

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

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音義並見前篇

條辨民之為道道字只如云民之所以為民此節只言恒產所係之重無恒產必無恒心一無恒心必至陷罪一陷罪必至於刑推其由只因無恒產是一箇無恒產便是罔民了此不緩民事必先制恒產○輯語恒產二字已包後分田制祿兼君子小人在內然此處只就民說○蒙引無恒產而放辟邪侈以陷乎罪者仰不足事俯不足育救死不贍而不暇治禮義也○說統開口說恒產恒心便隱隱該下行動設學在內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精言惟罔民不可為故賢君為國必恭以

禮下儉以取民有制必字是斷然要如此語脈緊從上注下非贊誦賢君語也故下接為富不仁云云○蒙引恭儉以持身言禮下取民有制以其所施者言故曰恭則能以禮接下不可以為指恭儉之實也看則能二字○恭者必儉儉者必恭禮下取民則恭儉實德之流行也分田制祿二者相須制祿即禮下之事分田即制民產之事故於此兼言之○輯語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是下面十五節分田制祿總綱由心德而推為治體由治體而極之制度其間煞有次第○禮下二句是恭儉之實事亦是分田制祿之實意不則恭儉不過聲音笑貌而下文井田學校等事亦僅帝王之糟粕矣○禮制相為表裏○此節是制法之本○條辨論道理是有恭儉之德而後能禮下取民有制論前後大意却是因說禮下取民有制而推原其由於恭儉按此二意一順一逆俱隱括在本註則能二字中○論制民產是分田法取民有制是賦歛法本文接上制產便說取民有制者以戰國之君只因取民無制所以壞却恒

產才有定產自不過取於民矣二事實一事也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

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

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慶源輔氏曰先儒多以為孟子不以入廢言集註則以為言雖同而所取

各異其說尤的當○條辨禮下取於民有制雖是並列然上承制產下接夏殷周之制恒產與其取之之制則意自有所重况制祿原不外於分田此又可以會意而得之也故此節引為富不仁為仁不富之說以見當取民有制不可為富而害仁也○精言不制產而罔民為富不仁也取於民有制為仁不富也○說統此總結上兩節以起下文意却重在為富不仁上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

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徹勅列反藉子夜反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

集解五十七十百畝是制民常

產貢助徹是取之之制而取之之制即定在制民常產之中故三而字是合說滾說語意歸重取之之制上制即所謂什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

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

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

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

十夫有溝

周禮夏官司徒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

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周禮冬官考工
 記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趙氏惠曰鄉遂之地在國中遂人所職是也都鄙之地在野外匠人所職是也大司徒之職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調五州為鄉使之相實是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也遂人掌六遂猶司徒之六鄉遂人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遂也皆有地域溝樹之所謂鄉遂也遂人治野夫間有遂遂廣深各二尺凡一夫所受之田間必有遂故曰夫間有遂遂遂上有徑徑之廣可容牛馬行亦所以通行於國都也十夫有溝十夫千畝之田也溝之深廣倍於遂溝上有畛畛之廣可容大車百夫有洫百夫萬畝之田也洫之廣倍於溝洫上有涂涂之廣可容乘車一軌千夫有澮千夫十

萬畝之田也澮廣二尋深二仞澮上有道可容二軌萬夫有川則百萬畝之田也川所以受溝洫澮之水川上有路路之廣可容車三軌以達於畿畿亦遂之境也每百夫之田為之經界十夫之田同一遂百夫之遂凡十而皆有溝溝有九而皆橫百夫之田萬畝外其洫直千夫之田十萬畝外其澮橫此鄉遂之太畧也小司徒乃經土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朱子所謂以四起數者此乃造都鄙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為經之每丘之地縱橫各三溝四丘之田為一甸十字中為四洫冬官考工記匠人為溝洫此畿內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故匠人以一井至一同言之則以開方之法而言遂人以一夫至萬夫言之則以車連屬而言也○奉新陰氏照曰鄉遂在近郊遠郊之間平原曠野可畫為萬夫之井故有溝洫涂路都鄙謂甸稍縣都包山林陵麓在內難用溝洫齊整分畫但逐處畫為井田述朱此條與註異不可從雖丘氏論井田有活法謂鄉遂亦有可行井邑之地都鄙亦未必盡如指掌之平碁盤之畫可以盡行井地然此只論其常未參乎變也

陰氏之說終屬偏見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文集此亦

不可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耳或但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存疑註明故

謂之徹見不是通用貢助二法而謂之徹也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

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慶源輔氏曰此以文王治岐耕者九一及下文九一而助

知其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

舍新安陳氏曰二十畝分為八家家各二畝半以為治田時所居所謂二畝半在田是也前漢食貨志理民之

道地著為本地著謂安土故必建步立晦正其經界六尺為步步百為晦晦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大十里

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為八百八十晦餘二十晦以為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

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

田百畝為十分而取其一茲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二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

不過什一也述朱下文云九一而助此又云實皆什一集註又云有十一分而取一之說似有取多取

少之別非也算法各有所因耳合商井九百算則為九一就入家各私百畝同養公田算則為什一合公田私田總

計一百十畝則又為十分而取其一商周授田之制止有七十百畝之別廬舍止有以十畝十四畝之別要其

取數大畧一般不必謂九一為多什一為少十分之徹通而取一又加輕也大約其實皆什一一句足以概之

也均也藉借也摘訓徹法耕則通融而無彼此之分收則均平而無多寡之異是有廣大公平意思

助法不於私田內取民之稅而惟于公田內借民之力是

有寬恤仁愛意思○猜言此節在什一不富心勝下言什一雖制產取民之法同一什一皆為仁不富心勝下言什一雖

同而助徹尤善以見田不可不井耳徹者二句若但疏解

各義有有何意味助是助而不稅徹是通力合作計畝均分
俱隨年之有無以為上下與貢法有常相反此二句正見
助徹之善下引龍子言貢助之善不詳言貢法而不復
贅助者以助之善已提明在前故也徹雖與助稍異規模
亦大畧相等孟子所陳助法是徹法中所行之助不是商
人舊法觀方里節可見但徹法兼貢法在內故龍子只提
助與貢比較而不及徹孟子恐人疑徹不如助特引詩以
見徹亦是助徹此句平提本旨物未二句就解釋名義
中便即隱隱見助徹之善自是立言大指但在此處尚不
宜十分顯露即註中通節逐項細解亦不宜用入本節預
奪後文地○精義張子曰野九一而助却之外助也國中
什一使自賦却門之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使十而自
賦其一也先生與二程先生論井法二程謂地形不必謂
寬平可以畫方只要用算法折計地畝授民先生謂必先
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均垓處不管只觀四標
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
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
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為井

不能成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田數則在又或
就不成二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
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善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
使暴君汗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
其來亦遠矣○或問所言井地之法以周禮諸說考之亦
有未悉合者何也曰吾於前章固已論之矣大抵孟子之
言雖曰推本三代之遺制然常舉其大而必盡於其細
也師其意而不必泥於其文也蓋其疏通簡易自成一
乃經綸之活法而豈拘儒曲士牽制文義者之所能知哉
曰三代授田之多少不同何也曰張子嘗言之矣陳氏徐
氏亦有說焉然皆有可疑者蓋田制既定則其溝涂畛域
亦必有定而不可易者今以易代更制每有增加則其
勞民動衆廢壞已成之業使民不得服先疇之田畝其煩
擾亦已甚矣不知孟子之言民所以得服先疇之田畝其
氏曰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浸廣及周而大
備也徐氏曰古者民實用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文而
用廣故授田之制亦隨時而加焉按此二說專論夏制於
義亦通但此後通增其數縱或有解於殷之繼夏終難解

於周之繼殷蓋夏時止行貢法田尚未井或可增添殷則
 井已成矣要增七十而百畝此豈猝乍可以改得此語類
 之所以不能無疑也○語類某嘗疑孟子所謂夏后氏五
 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恐不解如此先王
 疆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畎溝澮洫之類大段費入力了若
 自五十而增為七十自七十而增為百畝則田間許多疆
 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孟子當時未必親見只是傳聞如
 此恐亦難盡信○紹聞編朱子此疑頗與前所謂疏通簡
 易經綸活法之意相背程子與張子論井地謂地形不必
 寬平可以畫方只用算法折計地畝以授民又謂經界不
 山隨河皆不善於畫之此疏通簡易之活法也孟子之意
 亦猶是爾先王授民之田雖有常數而草萊之地聽其自
 墾則無禁焉故夏時地未盡闢則田少其限以五十畝者
 非故欲如此因其時地未盡闢則田少其限以五十畝者
 墾於分原廣野地可畫井處次第畫為井疆中公外私
 田有定分賦有定法聖人制度於是為密然其限以七十
 畝者亦因時力之可墾而為之數也至其崎嶇不可井處
 勢必因夏之貢豈可謂商能盡天下之地而悉為之井哉

貢之不變自商已然非至周始兼行之也特商時以助為
 主故賦法名助有徹義故周又各徹墾田益多故進而
 為百畝大約新墾之萊其疆界以是為限爾非盡更易其
 舊疆也要知井田之法非一代所能遽成今人但知周之
 井法而不知商之井法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中間畎澮溝
 洫各有數度此周之井法爾商人蓋不可考也疑其時田
 有公私之界定其大分而已至周始成而稍廣其畝數豈
 有更易其已定之疆畔改七十而為百畝如朱子之所疑
 乎按此論視諸說較員然亦終存疑案未甚確然○曰知
 錄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既平咸則三壤後之王
 者不過因其成蹟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昉昉
 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周之疆理猶禹
 之遺法也孟子乃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
 人百畝而徹夫井田之制一井之地畫為九區故蘇洵謂
 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為川為路者一為澮
 為道者九為洫為涂者百為溝為畛者千為遂為徑者萬
 觀夫子稱禹盡力乎溝洫而禹亦嘗自言澮澮澮距川則
 知其制不始於周矣使夏必五十般必七十周必百則是
 敦復堂

孟子集註本義卷五 滕文上 十一 敦復堂

一王之興必將改畛涂變溝洫移道路以就之為此煩擾而無益於民之事也豈其然乎蓋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而不在乎五十七百畝其五十七百畝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嘗易也故曰其實皆什一也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而當日因時制宜之法亦有可言夏時土曠人稀故其畝特大殷周土易人多故其畝漸小以夏之一畝為二畝其名殊而實一矣○愚按孟子之說誠不無可疑求其說而不得歸諸丈尺之不同似亦有見然至以夏之一畝為周之二畝恐亦終為臆說也朱子云孟子推本三代只是師其意而不必泥於其文此為至論大全所載諸說紛紛率皆傳會而無當不敢存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以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

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

民父母也

樂音洛盼五禮反從目從兮或音普莧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籍言多也

言粒米饒多狼籍弃捐於地也戾字亦有顛亂

之糞壠也者供壠田之費尚不能給也盈滿也盼恨視也

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

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

雙峯饒氏曰如常年五石納官凶年折了只納四石而公家必取盈

五石之數則又貸他人一石來湊稚幼子也或問貢法太納以足其數此所以見貢法之害禹之遺制而始於粗終於精古之不為此非不知也勢未及也方其未

又因遊豫則視其豐凶而補助之周制鄉遂用貢法亦有
 司稼之官巡野觀稼視年之上下以出斂法則其弊未至
 如龍子之言乃當時諸侯用貢法之弊耳○董氏稷曰夏
 后氏五十而貢孟子與殷助周徹並言又引龍子之說謂
 莫不善於貢禹貢之法在當時則為善在後世則為弊非
 法之過也人為之弊耳後世欲賦於民者必先之以唐虞
 命官之意而後禹貢之法可行得入而用則為良不得入
 而用則為弊○說統校數歲之中謂樂歲與凶歲二者之
 中也酌其適中之數而立為常法年有豐歉而稅增減
 樂歲非寡取也拘於常數也凶年非加賦也欲滿其常數
 也○精言以豐年為準則病民以凶年為準則病國酌量
 於不豐不凶之間使下可裕民上可足國必通數年校之
 而後得中先主立法原具多少苦心但妙處在有常而害
 處亦即在有常法不一定則或上或下吏得侵冒措克以
 為奸然法一定而無以轉移通變於其間則樂歲寡取不
 為恩而凶年取盈則為病矣助則借其力以耕公田而不
 稅其私田樂歲凶年自盈自縮官不累民民不病國所爭
 只在有公田無公田無公田故不得不有常有公田故得

以無常也龍子此論正見田不可以不井耳○聖人立法
 不先天以開人每因時而為政夏之時洪水方平禹則壤
 成賦立為貢法其制未嘗不善後歷商周承平日久規畫
 日精於是易而為助為徹始覺貢有不善處此時為之也
 蘇氏作法始於粗終於精之說是貢法本制原不及助林
 氏則以後世流弊言之然流弊亦即生於本制之中樂歲
 寡取凶年取盈其本制原自如此其所以為不善也而
 助之善自隱然言外矣○紹聞編貢官無常田而歲有常
 額助官有常田而租無常額○蒙引上一節備舉先
 王取民以制之法此則從而裁其所宜行於今考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扶夫音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
 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
 世祿者授之士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為表

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

遂言助法語類世祿是食公田之入問鄰長比長之屬有

而忽着此一句者蓋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

也故言此以起下文見二者當並行而不可偏廢即下文

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之意况世祿雖行而

助法未舉則所取於民以供世祿之需者猶未出于王政

之本意今即其所已行而使并舉其所未行則不其

以起下文孟子之意固在矣○說純味一固字隱然說

滕只是未行助法耳不行助世祿何所取給自然不免過

取貢賦故下文遂引言周之行助以風滕此不重世祿上只

舉世祿之既行以見助法之當行也○條辨論滕所行之

世祿本成弊政蓋國小勢弱公族勢盛即欲不行世祿而

不可得况井田既不行徒以無規制之世祿過取於民豈

是善政但孟子本文却不說壞他世祿蓋厚於養君子猶

是王政餘意但一行助法則二者均得故註只謂與助法

助也雨于付反

詩小雅大田之篇前楚茨三章為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

誦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其三章曰有渰萋萋興雨祁

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穉彼有遺

乘此有穉穗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

公而後私也詩傳言農夫之心先公後私故望此雨當時

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語類孟子只把雨我公田證周亦有公田讀書亦不須究

盡細微因論永嘉之學於制度名物上致詳○或問小註

教復堂

考之周禮行助法處有公田行貢法處無公田孟子也不
 曾見周禮只據詩裏說用詩意帶將去後面鄉田同井二
 節說井田只說得這幾句是多多少少好這也是大本太原處
 却不理會細碎○輯語孟子原勸滕行徹而極言助之善
 見徹之妙正在助耳看請野節自見非欲廢徹而行助也
 ○條辨耕者九一仕者世祿自文主治岐時已如此則周
 已助法與世祿兼行非徹法有異於助而孟子以都鄙用
 詩牽合之也看來貢法不用助助法非徹法不用貢周則都
 助鄉遂用貢監於二代而法益善非徹異於助而有公
 田與無公田之別也徹雖通力合作計畝均分然畢竟田
 有九區入家同井則公私了然何得謂其無公田也但助
 者藉也似有公田通力計畝雖不存公私之形而實有小
 助為有公田然通力計畝雖不存公私之形而實有小
 養君子之實故下即緊合一句曰雖周亦助也○當重看
 亦字不可煞看惟字愚按亦字是對徹而言惟字却對貢
 而言須識得各有指歸則亦字固不可輕惟字亦如何不
 煞○精言耕者九一耕者助而不稅孟子言王政開口便
 說助只為助法有公田見田不可不井也惟助為有公田

單對貢說有公田為助無公田為貢此承莫善於助莫不
 善於貢來雖周亦助言周之徹亦助耳徹雖兼貢助而行
 助處多周不助則詩必不言公田之助言公田則助而然
 是行助惟助為有公田並提此云雖周亦助見徹不異於
 公田句見前路徹助二句意○愚按大指只申明治地莫善於
 以終徹者徹也二句意○愚按大指只申明治地莫善於
 助耳引詩援據公田為殷之公田在私田外顯而易明九
 夫為井周之公田在私田中隱而難見此據周禮辨殷周
 異制若周原是入家同養公田孟子不消說此又不然如
 其說則方里節註中何以云乃周之助法此又不然如
 可見此等處過求明畫則疑竇轉開反失孟子當日言詩
 之妙矣大抵徹法原本乎窮而稍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
 不善則非民但以助之窮而稍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
 之縱徹法實兼乎貢山林麓不以井園廛漆林不盡易
 要助之善而益精之非以助之敝而必改之此時墨中
 語於雖周亦助義却看得員道得實總
 須識得助徹法雖稍殊而義實相承處

三
 文上
 敦復堂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

趙氏惠曰王制有虞

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又黨正以禮屬民而飲於序是庠序皆可言養也文王世子云書在上庠是庠亦可皆鄉學也語類言教也孟子特因立名之義舉其重者耳問鄉學如何曰亦農隙而學孰與教之曰鄉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仕者俾教之○紹聞編古者二十五家為閭閭有塾有道德仕而歸者為之師民春夏出田坐於里門晏出後時者不得出暮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居宅里餘子皆入學庠於黨中立學教閭中所升也序於遂中立學教黨學所升也六鄉舉黨六遂舉遂則閭里以上皆有學可

知人生斯世出入作息皆有教有師後世里於民最近而無學士與農判常輕去士著而事遠遊行之脩歲無所於考而所教所學又與古異宜不足以化民成俗也○季安溪曰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董子雖言之而莫行也故在漢代辟雍太學之制博士弟子員之設僅於京師而已自後天下州邑亦徒廟事孔子而無學宋之中世始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而縣之學士滿二百人始得為之少則不能中律今荒州僻縣無不設之學矣意三代相承亦如此夏之時鄉為置校而已殷之時州莫不有序焉周人脩而兼用之而黨庠以徧此自古及今其制寢廣也黨近於民故主於上齒尊長而以養為義鄉近於國故總乎德行道藝而以教為義州則自黨而升而將賓於鄉故脩乎禮樂容節而以射為義此則自下而上其法寢備孟子之言必非無據也○精義伊川曰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所記不同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陳氏恐漢儒所記未必是也以及諸侯之國都有之自元子衆子者國學惟天子之都以及諸侯之國都有之自元子衆子至卿大夫士之適子國之俊秀皆造焉鄉學則隨所在而

敦復堂

陸文上

卷五

孟子集註本義

酌立鄉里子弟之秀者則以次升之至於國學倫序也父

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

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慶源輔氏曰鄉學有異名國學無異名然其明

人倫以教之之事則同也○條辨明人倫有起化原於上者有率循責於下者二意要兼看○精言學則三代共之

對庠者養也六句皆所以句向是推原設庠序學校教人之義人倫明於上二句才是教之事○雙峯饒氏曰孟子

教時君行仁政只是養與教二事井田以養之學校以教之告齊宣滕文皆如此小民親於下者蓋百姓不親五品

不遜所以教以入倫使之君與臣自相親父與子自相親長與幼自相親朋友以道相親夫婦以義相親非尊君親

正之親愚按此義亦自隱含在內○或問先王之設學教民其效如此後世學校固未嘗廢而獨未睹其效何耶曰先王之學以明人倫為本故自其咏歌弦誦之間洒掃應對之際所以漸摩誘掖勸勵作成人之者無非有以養其愛

親敬長之心而教之以脩己治人之術是以當是之時百姓親睦風俗淳厚而聖賢出焉後世學校雖存而不復此意所以教之者不過趨時于祿之技而其所以勸勉程督之者又適所以作其躁競無恥之心雖有長材美質可與入於聖賢之域者亦往往反為俗學頹風驅誘破壞而不得有所成就尚何望其能致化民成俗之效如先王之時哉先生君子蓋有憂之故程夫子兄弟皆常建言欲以漸變流俗之繆而復於先王之意顧皆屈於俗儒之陋說而不得有所施行也後之君子有能深考其說而申明之其亦庶幾乎○文獻通考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謂學校至不一也然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即一黨之師也州長即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為比長閭胥上之為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為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為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

興能入使治之蓋役之則為民教之則為士官之則為吏
 鈞此人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趣政與教始殊途於是
 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
 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為謀所用非所教所教
 非所用土方其從學也日習誦讀及進而登仕版則奔其
 詩書禮樂之舊習而從事乎簿書期會之新規古人有言
 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後之為吏者皆以政學
 者也自以其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筌蹄也國家之學宮
 皆芻狗也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又况榮途捷徑旁午
 雜出蓋未嘗由學而升者滔滔也於是所謂學者始視為
 粉飾太平之一事而庸夫俗吏直以為無益於興衰理亂
 之故矣按此與前或問一條大都感慨時事非本文正旨
 然所關世教人心不淺故附載之○輯語古之學校亦必
 待井田行而後可設蓋其規制義指與井田相依與今學
 校絕不相同按此孟子所以必言於助法
 既行之後恒產恒心其事自相為終始也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滕國福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
 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

此可見語類問滕文公為善如何行王道不得只可為後
 法曰他當時太故展拓不去只有五十里如何做
 得事看來渠國亦不甚久便亡問所謂小國七年者非是
 封建小國恐是燕韓之類曰然或問小註孟子語滕文
 只說有王者起必來取法不曾說便可以王是亦要大國
 方做得○按為王者師正是聖賢放開眼界看若認作無
 聊語便非看集註澤足
 以及天下是何等胸懷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
 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

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

輯語孟子度滕時勢之不能與王因示以天下非甲為即乙為

見聖人大公之義然中主未免氣隨志墮故又勉滕行王政見創垂可繼未必無成功之理特舉文王以勵之文王

終身不王然武周王天下之道皆不外文王治岐之政此必法為師之明驗也○按此節自是承上文作進一步語

雖詩於文言新命孟子於滕止言新國固未可鑿定國新則其命自新但就本文下一亦字對文王而言却未嘗無

歎動滕文之意歎動之正所以策勵之也子力行之何等着實若仍粘上必法為師未免將此節看成複沓語意不

契緊矣○力行緊貼上制產興學而言子指文公諸侯未而制產尤急故下文使畢戰問井地

踰年之稱也左傳僖公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者繼父之辭春秋例凡公侯卒未越一年而有王事皆稱子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

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

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夫音扶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

又使之來問其詳也慶源輔氏曰度孟子來滕井地即井

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雙峯饒氏曰溝

塗封植之界經緯錯綜直者為經橫者為緯只舉經字有緯在其中○蒙引溝水界也溝洫之類也如日澮日川皆

是塗陸界也如日徑日畛日涂日道日路皆是封土堦也直音曰五里一堦植種木為界○此仁政專指分田制祿

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也自經界始者使彼此之分限大明公私之疆域不亂正恒產所以制處此法不

循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井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
 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
 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輔氏曰若
 行仁政使彼此均平田無多少之差則必從經界之事做
 起而暴君汙吏貪得務多只知有我不知有民只知為己
 不知為人者則必慢而廢之也凡事須是敬則能立才有
 慢心便日趨於毀壞○條辨商君開阡陌為田而經界盡
 失矣想經界之壞亦不始商鞅只是一慢字能使他漸漸
 湮沒彼此侵欺故行井地者不過就本來之溝塗封植一
 經畫之耳復先王之舊制非必創始之謂也○精言慢是
 惡其妨已不欲脩舉意暴君汙吏要貪暴多取不肯正經
 界既不正經界則豪強亦因之為姦矣彼非欲豪強兼井
 只是自便其私於此害遂不暇問了○豪強指在下者言
 貪暴指在上者言○法不貸於豪右斯有以正之則分田
 惠可及於笑癡此豈可望於暴君汙吏

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紹聞編凡水陸古地不得為田者頗多先王非虛棄之所以止侵爭時

泄無經界則無井田矣故孟子以為仁政必自是始而暴
 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此法誠脩則田有定分而豪強
 不得以兼井地均矣賦有定法而貪暴不得以多取穀
 祿平矣謂之日可坐而定甚言其易也○助法以平原廣
 野畫九夫之田以為井各自其九以至於同其間水道隘
 則不足以蓄水廣則又至於妨田故必有一定之尺寸若
 貢法止言未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蓋是
 山谷藪澤之間隨地為田橫斜廣狹皆可墾闢故溝洫不
 言尺寸所謂遂徑川路者姑約畧言之大意謂路之下為
 溝溝之下為田爾按此段大意即請野節所載通考中說
 ○後世拘於周禮遂溝洫井邑丘甸之形謂其必截然
 正方整如棋局故以井田為難行殊不知孟子當井法既
 廢之餘力勸滕君行之不過正經界之一語此一語誠得
 其要所謂疏通簡易經綸之活法孰能過之經界之中但
 足九百畝之田即為一井而田間水道則可聽其自治矣
 故程氏弟與橫渠張子之言井田皆不屑屑於既往之

迹而能考而深味之則有以知聖賢之作用果非拘儒曲士牽制文義者之所能知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

無野人莫養君子

夫音扶養去聲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

人而耕者

蒙引將殆也言殆必有為君子者始必有為野人者非將然之理

是以分田制

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雙峯饒氏曰分田制祿雖平說然却相因穀祿即井地中公田撥其穀以為祿分田始可制祿

○新安陳氏曰分田以給野人制祿以待君子君子小人不可相無故分田制祿不可偏廢正見助法當行而經界不可以不正也○說統孟子初意只在取民有制及野人分田上但一行助法則有私田必有

公田有恒產必有世祿而君子野人必兼舉而互言之乃完得箇助法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

對下二節而言

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

見制祿即在分田之中

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

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

周禮司徒鄉老遂人百里內為六鄉外為

六遂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六鄉七萬五千家遂亦如之遂人主六遂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於畿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焉遂謂王國百里外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

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

語類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若將周

禮一求恰其說亦難此二句大率有周禮制度野謂甸稍縣都九一法國中什一以在王城豐凶易察又曰國

中行鄉黨之法如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又如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皆是五五相連屬所以行不得那九一之法故只得什一使自賦如都鄙却行井牧之法按此二條野與國中之所以異者當以此若論地則豈可謂國中無當井之地野無當自賦之田講家動謂都鄙多平原曠野鄉遂包山林陵麓朱子却未曾如此說○慶源輔氏曰都鄙用助法則收公田所入以為君子之祿鄉遂用貢法則使什自賦以充國家所用此周所謂徵法也前云徵通也均也所以釋徵字之義此則正言其法如此○蒙引君子之祿所謂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者皆有畝數決是助法之公田無疑然國家供費萬端又將於何取給故知貢法所取者實以給之○在山金氏曰孟子雖不見載籍之詳而此二句與周制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之法合國中自賦民無遠輸之勞野九一而助則卿大夫食邑無過取之失○精言此節不是辨野與國中形勢乃是言分田制祿之常法九一什一九與什即是野人之田兩一字即是君子之祿助與使自賦即是

治野人使養君子本節大意只是如此○文獻通考自孟子有野九一而助國中使自賦之說其後鄭康成註周禮以為周家之制鄉遂用貢法遂人所謂十夫有溝是也都鄙用助法匠人所謂九夫為井是也自是兩法晦菴以為遂人以十為數匠人以九為數決不可合以鄭氏分註作兩項為是而近世諸儒合為一法為非然愚嘗考之孟子所謂野九一者乃定田之制國中什一者乃取民之制蓋助有公田故其數必拘於九八居四旁為私而一居其中為公是為九夫多與少皆不可行若貢則無公田孟子之什一特言其取之數遂人之十夫特姑舉成數以言之耳若九夫自有九夫之貢法十夫自有十夫之貢法初不必拘以十數而後可行貢法也今徒見匠人有九夫為井之文而謂遂人所謂十夫有溝者亦是以十為數則似太拘蓋自遂而達於溝自溝而達於洫自洫而達於澮自澮而達於川此二法之所以同也夫助法之地必須以平地之田分畫作九夫中為公田而入夫之私田環之列如井字整如碁高所謂溝洫者直欲限田之多少而為之疆界行貢法之地則無問高原下隰截長補短每夫授之百畝所

謂溝洫之不過隨地之高下而為之蓄洩此二法之所以
 異也按此段尙未了其下大意已見紹聞編載入經界節
 ○在翼聖曰周禮匠人九夫為井遂人十夫有溝鄭氏謂
 九夫為助十夫為貢此說誠然因是謂鄉遂用貢都鄙用
 助則非矣蓋治地必因地之宜地可井則井之而以九起
 數井之區無不九也不可井則計畝授之而以十起數
 數之全必以十也安得王圻五百里內無可井五百里外
 悉可井乎且鄭一言鄉遂用貢都鄙用助又言王圻用貢
 邦國用助一言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又言六遂之地
 在郊以外中有公邑家邑大夫小都遂之地且未審其所
 在又烏知其為貢為助乎夫天子之地方千里以近二百
 里為國宅國中三百里為近郊遠郊四百里為公邑家邑
 五百里為小都大都周禮六遂之官皆降六鄉一等是六
 鄉在內為天子所食之地六遂在外為公卿大夫食邑之
 地則鄭郊外之說得之而以郊內為鄉可也烏有統鄉遂
 而概屬之國中者乎且周禮於六鄉明言九夫為井下文
 明言鄉田同井安見國中六鄉用貢法耶遂人之文明言
 治野未間有遂十夫有溝安見野之不可十夫耶周禮於

鄉言九夫遂言十夫原屬互文以見例不可判然分畫此
 處孟子就滕言滕只合就孟子意發明不必附會諸書以
 益其誤又此節言分田制祿之法緊頂上治野人使養君
 子來至井田形體之制自有方里而井節在○愚按井田
 封建之制至戰國時已不可盡考故孟子於此章云此其
 大畧班爵祿章亦曰嘗聞其畧必細加剖疏似於爾時語
 氣反覺有碍况考核未必果真即朱子亦云恐終不能有
 定論不如止就章意及本註發明為得又本文節首特下
 一請字想見孟子亦只是就五十里之滕而言既不足具
 郊甸縣鄙之規亦無甚藪澤山林之異故第以野與國中
 二者別其大概而治地之規模已具信所謂疏通而簡易者也
 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
 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慶源輔氏曰以其請野九一而
 什一使自賦則當時之貢法亦助則知助法之不行又云國中
 有強取其賦於什一之外者矣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

精義伊川曰卿以下必有

圭田祭祀之田也祿外之田也。語類問圭田餘夫之田是在公田私田之外否曰卿受田六十邑乃當二百四十井此外又有圭田五十畝也。或問小註問卿大夫之圭田必有耕之者豈亦有耕屬可耕乎曰恐圭田亦只是給公田之在民者太抵古者田祿皆是助法之公田充而入家因為之屬如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是也圭田恐亦如此故王制云夫圭田無征據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此意看來亦是井地中事

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趙註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

也圭潔也士田故謂之圭田。集解上節言制祿之常法制祿固在位者之常祿而世祿以養其子孫雖是格外加恩乃文王治岐之政與助法相表裏者故亦曰常制圭田與世祿又不同註補世祿一層見先主加恩之無已統言卿以下者制祿自有定分惟此乃分外加厚之田故一視同仁無卿大夫士之別厚及先世正所以厚其臣而教孝

教忠之意皆在其中矣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

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

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

之田以厚野人也

語類餘夫二十五畝乃十六歲以前所受在一夫百畝之外也孟子亦只是言

大概耳未必曾見周禮也。或問小註一夫之外有未成丁之餘夫尚未受田者是又以濟分田之所不及也。條辨圭田是養君子而念及君子之祖宗餘夫之田是治野人而念及野人之子弟所以為厚君子厚野人而仁政之篤摯周詳於此見矣。按二項亦俱仍是經界中事亡友張曉樓云圭田五十畝是由百畝而中分之野則分以同

井所助之半國中則分以同溝所賦之半與九之一什之一其數適相合而祿外之祿無不得其平餘夫二十五畝是田百畝而四分之二夫之四分其一區之田則各助耕君田二畝之半四分其一夫之田則各自賦已田二畝之半與野之九國之什其數亦適相合而田中之田無不得其均蓋上文請字直貫到此二節此乃從上節兩項內抽其零星錯落者言之以明合中分中合而經界乃大正也須布算畫一歸併上節乃得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

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

說約死者徙者舉無出鄉而人

懷舊土之戀鄉田之治同此一井而人安共業之風上句言其變而下句言其常皆為安土重遷盛世之象也。說統鄉田同井句是一節樞紐所以明無出鄉之故而即為下數句之緣起。困勉錄此節鄉字猶言一方耳不可作

鄉遂之鄉看禮書以鄉田同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孫
井句證鄉遂之亦為井非也疏
相助以守而此不可以威武奪相助以望而彼不可以投隙來。紹聞編死徙無出鄉以二鄉言鄉田同井以一井言下相友相助相扶持皆言同井之事各同井者皆然自井至於鄉比鄉皆然則百姓親睦見井由之法既行不但有以厚民生而又有以善民俗也。集解此固因同井之故法制使然亦是久以相習民俗自然如此可益見助法之善至於同井者如是則同溝者亦可知先王法制自非詳於野而畧於國或乃分析鄉田謂國中同井指野以鄉為鄉遂之鄉者轉覺多事且集註訓同井為八家而於鄉田無明訓亦可見矣。文獻通考按秦人所行什伍之法與成周一也然周之法則欲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是教其相率而為仁厚輯睦之君子也秦之法一暴戾刻核之小人也。艾千子曰此一段即周禮比閭族黨之法後世保甲鄉約其意多出於此但古人以分田為務使其情意相聯自無渙散後世不均田制產使有樂生

之具而欲以一切之法束離散之民宜其徒為文具而民不堪命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

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養去聲別彼列反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合訂中公外私先公後私此皆商之

助法若周之徹法則公田雖在中私田雖在外然既通力合作則更不分中外先後矣只因井九百畝句是周之田數不是商之田數故集註云此周之助法謂以周之田數行商之助法即是孟子所訂周之助法也。集解周之合作均分雖與殷異然井便分中外便分公私公私便分先後豈周先王空畫一箇井字只取其通取其均而於此等意義盡行抹去乎况既曰計畝均分則八家各收私田百畝之入君收公田八十畝之入公私較然則周之實行助法可知註語斷非遷就愚按二條各有見但此等處只合依文訓義不必經傳相牽。慶源輔氏曰上既言助

法之善故此節遂言周之助法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便是井田形體之制也。說統此正是經界處方里二句是經界之太綱其中為公田三句是經界之細目公事畢以下則因上言井田形體而又帶言其中寓別野人之意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

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困勉錄同養公田四句見得官不侵民不侵官故亦屬井田

形體之內。董思白曰方里而井四句即前請野九一而助裏面事公事畢三句見得上下之辨民志之定都在於此畝畝之中而亦有朝廷之法安養之際而不失禮教之風益見助法之善。輯語方里而井節止舉一井規制而凡助徹之所以分田制祿養君子治野人之法已無所不真。劉上玉曰書有次第此章至此方說出中公外私井田形制則前七十而助野九一而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助皆宜渾淪若說明則此節贅矣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按此固省文然語脈緊承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便見得野人之分宜養君子不妨竟主別野人舉

單自可見雙也說統謂卽此一句已先破許行之言並耕亦卽就別字上見得上言野及國中二

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

一兩

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扶夫音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畧而已潤澤謂因時

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四書家訓

此字通承夫仁政以下說○問潤澤之說雙峯饒氏曰前面說底是箇硬局子到這裏須是要會變通使合入情宜土俗可也潤澤非文飾之謂乃是和軟底意思不全是硬局子溫潤滑澤方可行得此朱子善於形容孟子用心處○集解大畧只是大綱對詳細條自言不對潤澤言潤澤乃是其中因時制宜變通之妙非條自之謂也○賽合註

前七節皆是叙治法末節歸重治人未有無治人而可以行治法者與孔子答哀公人存政舉同意○輯語以上數節是孟子事末節是滕君臣事界限甚明按前對滕文○言子力行之後與畢戰言子必勉之到此乃一總敲實

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

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

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

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

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

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

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

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卹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

張氏曰：井田王制之本，而經界又井田之本也。太要在分田制祿二事而已。田得其分，則小民安其業，祿得其制，則君子賴其養。上下相須而各宜焉。治之所由興也。人皆知商鞅廢井田，開阡陌，考孟子之言，則井田之廢久矣。蓋孟子時，井田之法雖廢，而井田之名猶存。暴君雖去，其籍猶不敢易其名也。至鞅始蕩然一泯，其迹而掃，除其阡陌，井與其名亡之矣。○雙峯饒氏曰：井田之法，黃帝開端，便做成了。如何改得商人七十畝，周人如何便更百畝，至於溝洫，豈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朱子亦嘗疑之。王制與周禮已不同。孟子多是臆度言之耳。井田可行於中原平曠之地，若是地勢高低，如何可井。恐江南是用貢法，阡陌是田間路，古人車制一車濶六尺，有餘兩旁，又翼之以人占田。

太多商君欲富國，所以鑿開阡陌為田。前此諸侯欲富其國，井田太綱已自廢了。商君索性壞却。○述朱：井制雖云起於黃帝，然唐虞典謨中未有明文。府脩事和其時固教養兼舉矣。若行井田，何不一道及一可疑也。禹貢一書則壤成賦貢法彰彰若唐虞已行井田，禹又何容更定賦法。二可疑也。三代聖人創制立法，太抵皆至公無私。殷因夏之不善而改，為助民自樂從若助法既善，廬舍溝塗既有成規，武周豈肯變易舊章。紛更多事，或云自七十而加一百，增田三十畝，民所樂從，然欲毀其已定之廬舍，已成之溝塗，勞民傷財，所得不償所失，民豈樂從。三可疑也。看來黃帝雖有井制，未必果有成規，而禹易之以貢，殷既七十而助，周未必更以百畝。然則孟子何以云云。朱子或問語類已詳辨之。凡古人制度，有可疑者，無關義理，無甚確據，只隨書立說闕之可也。○文獻通考：古之帝王分土而治，外而公侯伯子男，內而公卿大夫，所治不過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人。於是取其田疇而伍之，經界正，井地均，穀祿平，貪夫豪民不能肆力以違法制，汙吏黠胥不能舞文以亂簿書，竊意當時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畝之田，壯而異

老而歸不遇如後世太富之家以其祖父所世有之田授
之佃客程其勤惰以爲予奪校其豐凶以爲收斂其東阡
西陌之利病皆其少壯之所習聞雖無事乎考覈而姦弊
自無所容矣降及戰國諸侯既不知留心民事加以并吞
之後地廣人衆考覈難施故法制弛廢而姦弊滋多至秦
人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隨其所占之田以制
賦漢既承秦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法蓋守令之遷除其
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授其姦弊無窮雖慈祥如龔黃召
杜精明如趙張三王既不久於其政則豈能悉知其土地
民俗之無弊後世蓋有爭田之法乎則不過受成於吏手安
保其無弊後世蓋有爭田之法乎則不過受成於吏手安
官授人以田而欲其均乎揆其本原皆由地廣人衆罷
侯置守不私其土世其官之分世業之法者自元魏孝文至
年其間能行授田均田之分世業之法者自元魏孝文至
唐初才二百年而其制漸隳何三代貢助徹之法千餘年
而不變也蓋有封建足以維井田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
天子之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
而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

百姓矣秦於其所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予之然訟襲既
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裂其上字以啟紛爭欲復井
田是強奪民田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精
義伊川曰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
倣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倣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倣肉
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
也迹也者聖人因一
時之利而制之也 ○愚按喪禮經東兩章見孟子之學

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
而能因畧以致詳推舊而爲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
合乎先主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語類孟子說制
度皆舉其綱而

已如田之什一喪
之自天子達之類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

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

衣去聲捆音闊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

遷所謂農家者流也前漢藝文志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按

農家者流只是力耕為事耳許行却是託神農之言以欺世一為字中便隱藏並耕諸說在裏章首特書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一句劈空立案

嚴重如山便是春秋書法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

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治野人養君子正與並耕相對廛民所居也

民廛之廛乃左右各三區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拯之欲其堅也以為食賣以供食也說統曰衣褐便見不用儒

衣儒冠曰捆屨為食便見是自食其力並耕意已隱然寓於衣食之間

程子曰許行所謂神

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

方稱黃帝之說也或問許行為神農之言而有君民並耕市不貳賈之說何耶曰程子之言盡矣

然以易考之二者皆神農之所為也當時民淳事簡容或有如許行之說者及乎世變風移至於唐虞之際則雖神農復生亦當隨時以立政而不容固守其舊矣况許行之妄乃欲以是行於戰國之時乎○慶源輔氏曰陰陽醫方所稱黃帝之說如素問靈樞之類是也使真有神農黃帝之說傳於世孔孟豈得而不稱述之哉○新安陳氏曰後世小道必稱古聖賢為宗以求取信於世故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

節首提出陳良之徒即反對學許行為倍師伏案此亦春秋書法

耕所以

起土耒其柄也

蒙引相言蓋非面對滕君也上文則曰踵門而告文公方是面對之詞愚按此亦不必拘即作面對亦無不可○精言陳相後雖倍師此時未見許行尚無異志負耒耜而來只是慕仁政非一負耒耜便是並耕種子也罪案自在後盡弃其學上此處但可作伏案不可作斷案○按兩人之來稱說畧同而來歷與其行徑自別即負耒耜而至亦是不為出疆而舍其耒耜意耳非若許行欲借此售其並耕之說也故與上節俱詳叙之須兩兩劃開越激得起後面

陳相之悅許行直是一落千丈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

得賢

饗音雍殮音孫惡平聲

饗殮熟食也朝曰饗夕曰殮言當自炊爨以為食而兼治

民事也厲病也

集解滕君則誠賢君也畧作一揚正為折倒地未聞道即所謂神農之道也下賢者

便是有道之賢君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唐虞三代後絕未聞此語所謂為神農之言者此也主意只在與民並耕上饗殮而治帶上食字說下見必如此乃得為賢有倉廩府庫正對與民並耕不與民並便是厲民徒以自養正對饗殮而治後

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以惡得賢折倒

之法精義伊川曰儒者其卒必多入異教非其志願也其勢自然如此只為於已道無所得故不能安雖曰聞

道終不曾實有之按陳相所以盡弃其學而學許行者由於本來信道不篤不然許行一妄男子耳烏足以惑有來歷之人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故非浪語○蒙引陳相述許行之言所刺在滕君而其所以刺則在孟子也○條

辨只一箇並字便是不分君子不分野人故曰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

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

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

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衣去聲與平聲

釜所以煮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

子問而陳相對也蒙引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此決知其然者以起下句之難猶將問以刃

與政而先問以稷與刃將問與少樂樂與衆樂樂而先問獨樂樂與人樂樂也孟子於折辯之際多用此法○曰否

許子衣褐陳相本以衣褐逃孟子之駁也然要亦逃不得孟子姑置之續以許子冠乎曰冠又曰奚冠恐其如衣褐

之說彼則曰冠素冠素乃布為之者也即曰自織之與至此則陳相無逃處矣曰否以粟易之則已自為孟子關之

之地矣又曰害於耕則盡之矣然孟子欲多即事以辯故又有釜甑爨鐵耕之說曰否以粟易之不下曰奚為不自

為者以上文已有奚為不自織之言其意已見也○愚按此處尚是未了語看下文接言以粟易械器者便從他以

粟易之句另生出一番攻擊直至何許子之不憚煩乃正與許子奚為不自織句作長短參差對法陳相曰百工之

事不可耕且為亦是與害於耕句參差相對切莫認本節語氣已了如時解以種粟作一頭衣冠釜甑鐵板分兩脚

便不見孟子文章變化之妙矣○衣冠尚在耕以外釜甑鐵直是耕以內下節械器即承釜甑鐵而言一層進一層

一步緊一步故本節語氣本不須合下而全○吳因之曰凡辨難攻詰須拿定一件做眼目則其理勝而辭達且

如此章關許行並耕之說拿定自身且不能兼這一着為辨難發端故首詰以種粟後食一節看他何等閒架何等

次第此等處不可草草忽過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舍去聲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餽之屬也凡民生日用所資器皿皆是故

該以之屬二字下文亦兼百工言之陶為甑者冶為釜鐵者新安陳氏曰厲說乃是因許行厲民自養之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

言承其厲字而明辨以關之言承其厲字而明辨以關之陶冶之處也集解以粟易械器緊承上以粟易之此正許

子事其不為厲陶冶自不待言趁勢便跌入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豈為厲農夫此其相易而非相厲情節顯然矣言下已見得滕君不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之

不為厲民却又追進一步只就他本身詰問且許子何不為陶冶何為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三箇何字一氣疊下分明是盤詰他一箇何不耕且為陳相到此不覺直吐供狀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味一箇字分明投入孟子圈中更展脫不得翼註此節只承上釜餽鐵一邊說與上節俱是詰問之辭俱未斷定何不為陶冶與上奚為不自織相對百工之事二句與上害於耕相對人但見說話多故另作一段耳實連上節俱是詰問語○合訂不可耕且為分明是說並耕之不可矣妙在不知不覺使他自己口中吐出乃見前一路逼法之妙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平聲食音嗣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

新安陳氏曰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為此亦陳相對得理明處故孟子即此

二句以難之百工之事尚不可耕且為而治天下乃可耕且為與○按陳相先說害於耕其理已屈其詞已窮孟子

尚不遽折他復以釜餽鐵反覆窮詰直到他自吐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然後一言折倒曰然則治天下獨可耕

且為與此一折下方折得極有力然則字如驚風掣電勢決江河有此一折下面乃得大暢其旨滔滔汨汨陳相直目

瞪口呆無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

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蒙引恐人只以或勞心或勞力二句為古語而以下

四句為申釋之辭故集註以為皆古語也君子無小人則亂小人無君子則亂

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

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

條辨首二句既將他折倒

却特地提起太綱來說天地間太綱有兩樣人亦太綱有兩樣事太人自有太人之事小人自有小人之事見各有

其事不必相兼下方用且字一轉見一人之身不能為百工之事就陳相固不可耕且為之意而再暢言之見得小

人尚不能相兼何況太人欲兼小人之事然不能兼正有不

不必兼底道理故又援引古語而以勞心勞力六句發明有太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二句之意蓋孟子文法反覆相

因展轉相足不可一平看○惟或勞心六句是發明有大

人之事二有字之意故只當兩兩平看不可側重半邊註

用君子無小人則亂小人無君子則亂二句對說如此方

說得天下之通義出而非君子莫治小人小人必當養君

子之意自見矣○四書家訓義者宜也太人宜勞心而治

然故曰通義○南軒張氏曰聽治於人者出力以食其上

而治人者享其食焉此理天實為之萬世所共由者故曰

天下之通義如許行之說則味天理之當然矜小惠以妨

教復堂

大德呢私情而傷正體卒歸於不可行耳○按引古語關並耕之說正大簡切已無剩義下則引古人以證之○精義呂氏曰言治者必曰太平習聞其名而未見其象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則勞佚平矣富有天下不為有餘貧食百畝不為不足則貧富均矣至於祿厚者責重祿薄者責輕役重則賦輕役輕則賦重視其迹若參差不齊要其實則其道如砥若夫以封建均邦國以井田均萬民則又太平之著見者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瀾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

入雖欲耕得乎

滌音藥濟子禮反潔作合反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

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

按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以上蓋難言之節首特提出當堯之時便已

暗闢神農之說矣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汜濫橫

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

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

蒙引惟洪水汜

濫草木得水則暢茂矣禽獸得草木則繁殖矣禽獸草木皆妨害五穀者故五穀不登則人類益稀而禽獸偪人舉中國多是禽獸之地此其上下文相屬之大意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

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

蒙引當洪水橫流為害使於是而遽施治水之功則草木

之暢茂者道途既為之梗塞而不通而禽獸之偏人者又方巢穴於其中而不可避治水之功固無可施舜灼見其理勢乃先使益烈山澤草木既焚禽獸失其所依乃皆逃匿遠去然後禹得以施功於水土○精義楊氏曰舜之臣二十有二人而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所謂五臣孟子所稱者是也夫洪水橫流草木暢茂禽獸偏人則禹雖欲施功未可也故孟子論五人命益使烈山澤而焚之在禹之先天下既平則命益若鳥獸草木乃在臯陶之後蓋治人與若鳥獸草木其先後之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常叙宜如此也不同亦時焉而已

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滌曰鈞盤曰鬲

津禹貢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泲水至於大陸

又北播為九河同滄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禹貢浮於為逆河入於海濟漯之水名濟漯達於

河○導沅水東流為濟入於河溢為滎東出於陶丘北又東至於河又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於海○山海經濟水

出河東郡垣曲縣王屋山初名沅水東出温縣西北始名濟水漯水出東郡武陽縣○纂語濟由王屋而發其同河而肆毒者伏見之屢易久為患於徐豫之區漯自大伾而來其助河以張威者揚溢之多端且直放乎豫兗之境此其所以均利用淪也○按漯自大伾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本水經注蔡傳漯者河之支流也漢淮泗亦皆水名也禹貢嶧冢導濊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東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於海○據禹貢及今水路惟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漢水入江耳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於豐過九海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石山金氏曰汝出今河南梁縣天息山至蔡州下入淮漢出今漢中利路之間兩縣嶧冢山東南流二千四百二十里至漢陽軍大别山入江淮出唐州桐栢山千七百里至海州入海泗出襲慶府泰山陪尾有泗源南至

滕文上 敦復堂

下邳入淮當是疏九河滄濟排淮注而注之海決汝泗而注之淮決漢而注之江○纂語依集註看來汝泗入淮漢水入江而江注並注海是淮乃汝泗入海之道江乃漢水入海之道故注江斷以注海為綱春秋哀公九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則不惟漢入江并汝泗淮三水並注江而入海矣孟子時江淮已通想記者即就當時水道誌之但與禹貢不合耳○語類排淮泗而注之江淮自不與江通大綱如此說去按大綱九河濟漯是北條水汝漢淮泗是南條水○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但取其字數足以對偶而云只是行文之失無害乎義理不必曲為之說也○輯語水道不合一則古今遷變一則孟子行文取大段不屑屑作酈道元也○條辨文意只重疏濬決排以注之江海耳蓋必到注之而後疏濬決排乃有所用治水之績乃成故歷數之以見當日之艱難勞苦如此所以八年於外三過不入而不暇耕也水道偶誤亦無碍以上下義理不重此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與前五穀不登相應此可得只言有田可耕到五穀熟而民人育才是得食時事○新安陳氏曰堯獨憂之所憂者大舉舜禹益而用之所憂

在此何暇於並耕雖欲耕得乎是提撥耕字以照應前獨可耕且為與句○精言此處只就禹八年三過上作一小結束提撥耕字以應本旨正不必拘拘向益烈段費幹補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並上聲勞來並去聲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四語

通節后稷官名棄為之趙氏真曰稷乃五穀之長故以稷為農官之稱后者有爵土之號后

孟子集註本義卷五 滕文上 四 敦復堂

稷名奔者其母有郇氏出野履巨人跡而孕及生子

以為不祥而奔之故以奔各說文種曰稼斂曰穡然言

教民則亦非並耕矣紹聞編句句字字不失孟樹亦種也

藝殖也按當堯之時兩節宜上下通看自舜使益以下直

勢至此一歌下人之有道也另作提筆脫開逸居無教近

於禽獸又一番可憂處聖人有憂之正與堯獨憂之相

對但云聖人則兼堯舜而言耳使契為司徒所以使斯民

之得復其性亦與前使益禹稷相對不得以兩節板分

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彜之

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

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翼註人之有道謂人皆有

有字正應此一有字皆因其固有者而道之○精言父子

有親五句上冠教以人倫句五有字都從教來乃使之復

其有非自然而全其有書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

也此便是使自得之處慶源輔氏曰集註舉書以為證者天叙即所謂

此之謂也固有道也勅而厚之即所謂道之也○新安陳氏

曰典者人道之常天所秩序本有此典勅正自我即天叙

之本然者而品節之然後別而為五典而五者皆惇厚也

惇典如言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堯號也德

猶惠也語類不是財惠之惠只是施之以教化即匡直堯

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

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

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達說民之用力於

人倫而為勞者則樂勸以勞之民之歸向於人倫而為來者則誘掖以來之

民之立心惇乎人倫而為邪者則約其情以正之民之制

教復堂

行戾乎人倫而為枉者則矯其偏以直之凡此勞來匡直
 正所以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之自得其性也既自得矣
 則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
 之也○輯語勞來匡直輔翼教化之法已備自得二句又
 加鼓舞作新耳德字即上數句非德性之德故註作惠字
 ○自得在民使之自得仍在司徒故謂強有以使之者固
 非也謂任其自得之者亦非也○說統加惠謂教民之德
 意也振只是無倦意思非勞來等外更有別法○新安陳
 氏曰聖人有憂之文言堯所憂者大使契為司徒以教民
 所憂在此何暇於並耕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是再
 提撥耕字以照應獨可耕且為與句○或問小註聖人之憂
 憂民如此收攝兩節以起下不暇耕也○輯語聖人之憂
 民如此論本節與聖人有憂之相照似應單承命契一件事
 不知此句直從堯獨憂之說來作一總結則統承為得也
 ○愚按上文一則曰堯獨憂之再則曰聖人有憂之到此
 下一總束曰聖人之憂民如此以見堯之舉舜舜之使益
 使禹使稷使契洪水方平又憂五穀五穀方熟又憂入倫
 迭至尋生無一不為生民計如此勞瘁何暇於耕此一旬

是以堯舜作主兼總括諸聖人與上節雖欲耕得乎單就
 禹作一提撥者自別○此數節以一憂字為眼目見其為
 勞心之大人屢提撥耕字以見別於小人之勞力○紹
 聞編此上二節叙事下乃斷之關鎖得極緊極警策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

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夫音扶 易去聲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

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新安陳

上文三憂字發明出聖人之憂在不得聖賢而用之得而
 用之則足以釋已之憂矣此集註所謂急先務也聖人所
 以憂民者其大如此若農夫之憂憂之小者耳許行又欲
 聖人憂百畝之憂可乎○慶源輔氏曰舉農者之所憂以
 並堯舜之憂見其小大廣狹之不倫則不暇耕與不必耕
 可知矣○條辨堯以不得舜為已憂承上堯獨憂之舉舜

而敷治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承上舜使益掌火以下
 四段堯舜之憂在得人任治所謂勞心於治入也太人之
 事也農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所謂勞力以食入也小
 人之事也上只說不暇耕此方闡倒他耕為小人之事○
 翼註兩為已憂即含下節為天下意蓋君不得相相不得
 羣有司天下無由治也○或問禹之功大矣而孟子以皋
 陶配之何也曰皋陶之學純粹精密而其陳謨種德明刑
 躬教為助尤多故舜傳位於禹而禹獨讓之則其德業已
 盛固聖人之偶矣○精義問舜之時在廷臣多矣至傳禹
 以天下而禹獨推皋陶何也揚氏曰舜使得此兩人而天
 下已治故也禹總百揆而皋陶施刑內外之治舉矣古者
 兵刑之官合為一觀舜之命皋陶蠻夷猾夏是其責也則
 皋陶之職所施於外者為詳故皋陶雖不可以無禹而禹
 亦不可以無皋陶是以當舜之欲傳位禹獨推之餘人不
 與焉孟子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子夏亦言舜有天
 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蓋有見乎此○輯語禹皋
 乃總舉之詞益稷契即存疑上二節言堯舜之憂民急於為
 而益稷契不與也○存疑上二節言堯舜之憂民急於為

治而不暇耕此二節言堯舜之憂民所憂之大而不必耕
 要之得人意上面堯舉舜舜使禹益稷契便都有了但上
 文方重急於為治不暇耕上且未及此至此則直露其意
 見聖人所憂者大其澤自有以及天下不惟不暇耕而亦
 不必耕註中自見得有兩層意愚按此條分析節次
 極清但不必耕意須至下文亦不用於耕耳方透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易並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

亦有限而難久味一亦字便見得包上分人以財一面而

○慶源輔氏曰以已之善而教人使人皆為善則是有愛
 民之實矣然其所及亦止於吾力之所能與吾身之所及
 而已○人者對已而言故有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
 限教之者僅已耳故難久

滕文上 教復堂

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
 其所以為仁也。紹聞編知聖人憂天下之大蓋堯之得舜舜之大則知聖人仁
 為一身計也為天下得人者也為天下得人仁之至也而必
 分我所有而恩惠之所及者無窮矣按集註以廣大言恩惠以無窮
 而教化之所及者無窮矣按集註以廣大言恩惠以無窮
 言教化乃互文見意須知可大可久合教養俱兼有之○
 輯語上文數憂字是緊接勞心來此為天下所謂仁者原只
 憂字落得人二字亦從此三字中生○所謂仁者原只
 是惠與忠之道耳惟其要盡人而惠之忠之此其法非得
 人不可得有人正所以為天下也天下兩字緊對上○
 有天下即有天下之人一世之人自足以治一世之天下
 特為之得者無其人耳此堯舜之所以任為已憂也天下
 字與上之字對看其寡何如仁字與上惠忠字對看廣狹
 何如此之不憂更有甚事○條辨此要見堯舜所憂之大
 為天下而不得人則為天下之心無所濟在仁之成就處看
 以仁天下之人則為天下之心無所濟在仁之成就處看

重天下兩字在仁之所以能徧被處看仍重為字也重為
 字乃與上之字對針○得人以仁天下而仁究歸於為天
 下得人之人此為天下無窮即地不天成立六府三事允治
 ○精言恩惠廣大教化無窮即地不天成立六府三事允治
 萬世永賴所謂其仁如天是也仁在功業德澤上說正見
 堯舜所憂之大○堯禪舜授禹聖人大公無私既得之
 後豈患不能與哉難在末得之先耳故咨訪岳汲汲皇
 皇有不能已焉惟得人之難此憂之所以大也為天下得
 入正勞其心以治人事○愚按以天下與人易只是極力
 形容為天下得人而為天下得人難乃正見得為天
 下得人者之所以為仁而當其不得雖欲不引為
 已憂而不可得看是故二字只是意相生相足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
 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
 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

孟子集註本義 卷五 吳 課本 敦復堂

則法也按則訓法便有致法意與論語訓準字不同蓋上

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此亦宜與前後脉相

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不以

樂便自有憂勤意在紹開編既言堯舜憂民之大及民

也因言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按堯舜之為君哉舜也兩君字須着跟蕩蕩巍巍

正堯舜之盡君道處既君天下安得不治天下既治天下

安得不心於天下是即大人之事是即所以為仁看天下

句只承上直接說○條辨若錯認無名不與將蕩蕩巍巍

都說入空虛無為去則正便於無所用心之徒豈孟子言

大人勞心之旨要之堯舜本至人故大哉巍巍勞心之大

亦本非屑屑細微如堯只憂不得舜舜只憂不得禹此

外更無箇事所以雖則天而實無名雖有天下而若不與

也○豈無所用其心哉所字即包上得人圖治等意○蒙

引亦不用於耕耳謂其心不至用於耕也看於字○新安

陳氏曰至此三提撥耕字以照應收拾獨可耕且為與句

不特辨闕痛快文法亦照顧得好以上已辨到許行之說

下文乃責陳相○述朱不得耕以勢言不暇耕以時言不

用耕以心言一步深一步見聖人非獨不得耕不暇耕即

使得耕暇耕直不用耕此處方了結前註中不必耕意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

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

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

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

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

立二集注本義卷五 五 課本 敦復堂

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

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慶源輔氏曰：陳良楚人而北學於中國。則

是用夏變夷。陳相素學於陳良。乃為許行所變。則是變於夷也。○按此節語意。只重責相耳。說良之賢。正以見相之

不可倍。說師之不可倍。愈以見許行之不可學。故本節以用夏變夷發端。魯頌節以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結而並

耕之說之非愈曉然。言下矣。前後話雖兩端。意只一線。蓋餘意仍是歸根正意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

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

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

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任

聲彊上聲暴滯木反皜音杲

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記檀弓事師無犯無隱左

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

然請喪夫子。若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趙氏真曰：築室於場。冢上祭祀

壇場。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去城十里。冢坐百畝。南北廣十

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瓦甃為祠壇。丈六尺。冢坐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敢名者。弟

子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坐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有若似

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

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記檀弓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

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

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
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
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
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
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
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
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
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
冉有以斯知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
不欲速貧也

濯之潔也秋曰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

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紹聞編有

象之似蓋亦薰陶涵養而成三子之推先亦非無見者但
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則未得以道尊聖人之義故曾子不
可而言夫子之道德未易彷彿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
皜皜乎不可尚已此非見聖人之的者不能言也其所見

者聖人之心也非外也所謂本心瑩然一疵不存萬理明
淨者也按此特對言行氣象看故云所見者聖人之心實
則註中言夫子之道德自兼內外言不專指心體○翼註
本文不是以江漢秋陽喻聖德而以江漢所濯秋陽所暴
言聖德按須如此看兩之字方坐得實○條辨聖人何待
濯何待暴兩以字不是方以之濯方以之暴也言其人欲
淨盡天理流行無一點之汗無一暑之翳至潔白而有光
輝如江漢濯過秋陽暴過者然○集解只是形容舉似潔
是十分潔白是十分白皜皜乎不可尚則又誰得而似之
○精言此節看去似四節細看止兩節却又止歸重一節
相禱而哭門人之不倍師也獨居三年子貢之不倍師也
欲以事夫子者事有若見思慕之忱三子之不倍師也皜
皜乎不可尚見宗仰之篤曾子之不倍師也此為四節由
門人通說到子貢見子貢較甚於門人由三子通說到曾
子見曾子較甚於三子此為兩節而曾子尤得其
道觀下節云亦異於曾子可見只歸重此一節
或曰此
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滕文上 聖 敦復堂

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

於曾子矣馱亦作鵠古役反

馱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蒙引非先

非字不訓詁毀與論語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者同○獨言異於曾子者獨舉其不改所事與陳相正相反者言為尤切耳○稱言似孔子之有若曾子猶不肯事况以非先王之許行而顧乃事之乎獨言異於曾子正舉其重者而言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

木新安陳氏曰譬陳相由高趨下不如禽鳥之能舍下遷喬也○蒙引此與上節吾聞用夏變夷一意而疊出所

以深責之也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此美僖公之詩其第五章承上章祭祀獲福之意而美公以武功祝公以福壽

也其詩曰公車千乘朱英綠滕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紱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眉與試俾爾膺擊也荆楚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

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新安陳氏曰不善變謂變於夷也○按上

節下喬入谷已是箇不善變影子然尚只就陳相自身說此則直以戎狄荆舒與上南蠻馱舌相照應見得如許行

輩為聖人之所必誅而陳相顧惟是之學謂其不善變顯責陳相正痛斥許行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買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

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買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買相若

五穀多寡同則買相若履大小同則買相若

賈音價下同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

徐辨開口說箇從許子之道便是承上倍師之意而辨之見許

子之道自有可從者故孟子更一毫放鬆不得

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

神農而有是說也

說繞日中為市始於神農故許行倡齊神農而有是說也

相安太樸巧偽不生與並耕之說只是一意

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

使市中所粥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

大小為價也

慶源輔氏曰若不以精粗美惡言之則無由說得通此義未有人看得出至集註而義始

明○雙峯饒氏曰長短以丈尺言輕重以權衡言多寡以

斗斛言皆是比而同之與並耕相似便是齊物剖斗折衡

而民不爭之說凡託神農黃帝者皆老子之說也按本節

自有長短輕重多寡大小在到得剖斗折衡則并長短輕

重俱無之矣下節孟子言巨屨小屨同價人豈為之乃是

進一層駁他饒氏說未免混看○集解通節以市買不貳

句為主無偽莫欺俱根不貳來市價之貳以美惡精粗而

貳之也只說長短輕重多寡大小同價自是不論精粗美

惡了此為許子齊價宗旨布帛是兩種麻縷絲絮是四種

未經辟績為麻已經條析為縷絲蠶所吐也細絲為縷絮

散綿也麻絲是本然者縷則因麻以成絮則因絲以成又

各有別五穀中種類不一價相若如長與長相同短與短

相同則價各相若非謂長與短同價也亦只布與布帛與

帛麻與麻絲與絲同價非布與帛麻與絲同價也須認明

方見得下節巨屨小屨同價又是進一層比照說○前言

並耕欲舉天下尊卑貴賤之等而一之也此言齊價欲舉

敦復堂

天下精粗美惡之分而混之也陳相口中已隱有此意故下節孟子即持此作話柄折辨他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

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

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此必二反惡平聲

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此三句以足物之不齊二句意

物不可齊便見得價不可齊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

新安陳氏曰情實也自然之理即所謂物之實理也○條辨此非以理字解情字乃以自然之理解情字蓋天生之

物本來不齊固是自然之理即人為之物各有不齊亦是自然之理因其自然者而各予以不齊之價然後物情乃

安物情既安然後人情乃順而不至於為偽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提清兩

孟子語意就大小之易明破他精粗之難混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

大者哉屨大小同則價相若是許子猶知有大小也既比而

則人不肯為其大精粗同價則人亦豈肯為其精獨言屨者許子是箇捆屨底人故就其所明折之也今不

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

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慶源輔氏曰物之不齊乃物之情而實天之理也物各付物止於其

所吾何容心於其間哉若強欲齊之私意橫生徒為膠擾而物終不可齊也故莊周之齊物強欲以理齊之猶為賊

夫道况乎許子遂欲一天下之物而混其一定之分其蔽豈不甚哉○集解相率為偽正破他國中無偽句虛者為

偽實者為情今不論物之情實是如何只要混而一之這便先處於偽更何能使天下無偽故曰相率而為偽以偽

自許子倡也相率二字該得廣正所謂亂天下者偽與情反欺從偽生孟子只提出一箇情字遂令同價之說沒處

孟子集註本義 卷五 滕文上 五 敦復堂

安頓惡能治國家只就相率為偽上斷定見得許子之道斷不可從○徐徽弦曰許子始託神農並耕之說欲齊人也而不知人有大小之等不可以相兼繼託神農市價之說欲齊物也而不知物有精粗之殊不能以同價○東陽許氏曰此章孟子曰以下三大節自許子必種粟至亦不用於耕耳闢其假託神農之言吾聞用夏變夷至不善變矣責其倍師從許子之道以下陳相之道辭故又闢其市價不貳之說○愚按結尾惡能治國家一語不獨為末段收煞直是結盡通章○精義尹氏曰異端邪說眩惑時君各欲售其說者豈有既哉孟子力闢許行之言歸之正道可謂盡善矣雖然古之為異端者則亦自處於異端而已至於後世則又有學孔孟之道而志於異端邪說者此道之所以益難明也亦時之不幸也夫國問尹氏之說當矣然亦必有所指非徒言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尙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辟音璧又音關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

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說約墨子兼愛近於無父而夷之厚葬是其本心明處求

見即以此○說統夷之而冠以墨者別其初也語云夫惟不病是以病病可想孟子託疾意○徐辨曰尙病則病固未愈而將愈也本動其再來請見之誠而以我且往見夷子不來反答之正所謂觀其誠否也○四書通許行地耕之說是欲以其君下同於庶民墨子兼愛之說是欲以其親泛同於眾人皆非聖人之道孟子所以深闢之○或問夷之請見者再而孟子不許何也曰孟子雖以闢邪說為已任然不過講明其說傳之當世使聞者有以發悟於心而自得之耳固不親接其人交口競辨以屈吾道之尊也譬如蠻夷寇賊之害聖人固欲去之然豈肯被甲執兵而親與之角哉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

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見音現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

相正也按我且直之云我且盡言尚莊子曰墨子生不歌

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莊子天下篇古人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

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

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

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慶源輔氏

曰夷子雖師墨氏之教至於葬親之時天理自然發動有不得如其師之說者故不用其制而凡事從厚也此於人情固宜有之故孟子因舉此一事以詰之而下文又舉喪葬之說以發其意此正夷子之天理一點明處也○陸象山曰所賤事親句非直折語是故意激他若以厚道為是則學於墨者為何若以薄道為是則學於墨者為何若只要他自省這一點厚葬底念頭所學相反必有箇緣故只說箇兼愛則至親與路人總無分別故曰以薄為其道治喪第其薄中之一節夷子葬其親厚是他一點良知不減滅處孟子却以所貴所賤顛倒詰他正欲發其良心而動以一本之恩使知兼愛之非耳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

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并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匍蒲北反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

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也慶源輔氏曰夷子蓋以

人子如愛我之赤子有似於墨子愛無差等之說故用其欲引儒家入墨教中又曰愛無差等施

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已所以厚葬其親之意新

陳氏曰之又曰墨氏兼愛之學愛其親與愛外人無差等

之殊但施則自親始耳施由親始一句髣髴竊取儒家立

愛自親始之意是推墨氏而依附於儒家也○條辨愛無

差等是墨子本來立教如此此一句是根儒者之道古之

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是說你儒家立教素以為愛有

差等與我墨教不同而若保赤子之音則何嘗不存於

我墨教又豈得盡如有差等之見此言何謂也是詰問儒

者之辭見儒家亦有解不來處若我則以為愛無差等自

當兼在所愛之中而但施由親始不妨稍從厚以漸次施

之又何嘗失吾愛無差等之教也是自已解釋之辭謂以

下二句解書皆所謂遁辭也語類施由親始一句乃是夷

言者非也○愛無差等一句已不是了他所謂施由親始便是把

○文集問愛無差等夷子既如此說便當一親疎合貴賤

方得今却曰施由親始則是又將親疎對待而言豈非吾

之愛又有差等也哉其辭抵牾信乎其遁而窮矣曰夷子

所說愛無差等此其大病其言施由親始雖若粗有差別

然亦是施此無差等之愛耳故孟子但責其二本而不論

其下句之自相矛盾也○紹聞編上節孟子詰難夷之本

是兩路擒獲他夷子於此若伸我之厚者是則與其道之

亦為兩救之詞意以赤子是一般赤子故愛無差等保之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五 五 課本 敦復堂

倍於愛無差等之教耶。○按夷子之意只是為其本教回護故孟子亦只就愛無差等上闢他。孟子言人之愛其昆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雙峯饒氏曰夷子引若取譬也下二句却解周書本意。○稱言此言何謂也便要將兼愛坐在儒者身上彼有取爾也見儒者斷然非兼愛語意緊相注射。○蒙引言且無論愛己之子過於鄰之子也視見之子自是過於鄰之子則保民豈即同於保己之赤子親鄰之子不同於兄之子則保民豈即同於保己之赤子大凡赤子入井非赤子之罪以其無知也故保民若保赤子看孟子以非小民之罪亦以其無知也故保民若保赤子看孟子以赤子入井言之則非平安無事時而盡以民為無知之赤子亦非以民之親如己之赤子之親也。○以上正解書言見儒者無愛無差等之事下方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正他愛無差等為一本之非。

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

四書通本文云使

自然之理釋之蓋才謂之使便似涉於人為今日天使之則莫之為而為故人物之生萬有不齊無不一本而生者若使之然莫非自然是之謂天夷子二本非天矣集註後節釋掩之誠是也以為若所當然正與此自然二字相應蓋凡人事之所當然者即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本於天理之自然者也

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一本而何哉

或問天之生物

子二本何也曰天之生物有血氣者本於父母無血氣者本於根莖皆出於一而無二者也惟其本出於一故其愛亦主於一焉蓋一體而分血氣連屬眷戀之情自不能已所以為愛者有差焉此儒者之道所以親親仁民以至於愛物而無不各得其所也今夷子之乃謂愛無差等則是不

知此身之所從出而視其父母無以異於路人也。雖其施
 之先後稍不悖於正理，然於親而謂之施焉，則亦不知愛
 之所由立矣。是非二本而何哉？而說者乃或謂其施由親
 始之言，時亦吾儒之一本者，愚以為為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為是說者，亦自不知一本所以為一本矣。又有以愛有差
 等為一本者，雖無大失，而於文義有所未盡。蓋謂其一
 故愛有差等，則可直以愛有差等為一本，則不可也。○本
 類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為也。既是一本，其
 中便自然有許多差等。二本則二者並立，無差等矣。○問
 愛有差等，此所謂一本蓋親親仁民愛物，具有本末也。所
 謂二本，是如何？曰：愛無差等，何止二本？蓋千萬本也。退與
 彥忠論此，彥忠云：愛吾親，又兼愛他人之親，是二愛並立。
 故曰二本。○夷子以謂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似知所先後，
 者其說如何？曰：人多疑其知所先後而不知此，正是夷子先
 錯處。人之有愛，本由親立，推而及物，自有等級。今夷子先
 以為愛無差等而施之，則由親始，此夷子所以二本矣。夷
 子但以此解厚葬其親之言，而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
 不知，愛無差等之為一本也。

釋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

命而自覺其非也。慶源輔氏曰：書曰：立愛惟親，記曰：立愛

其愛所謂孝弟為仁之本也。然後推以及民及物，自有差
 等輕重。此仁義所以相為用也。夷子雖陷於墨教，而其天
 理一點之明，終有不可息滅者。此蓋秉彝之心也。故其先
 親後疎之際，猶知所釋而不至於逆施。故孟子之善得，因
 所明而人之夷子亦得因其明而受之也。○或問：夷子之既
 學於墨矣，而必推其說以求合於儒者，何也？曰：天下之理
 其本有正而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故天下之勢正而順
 者，常重而無待於外邪；而逆者，常輕而不得於資諸人。此
 理勢之必然也。且胡不以近世之佛學觀之乎？夫吾所以
 拒彼至矣，而彼未嘗不求自附於吾儒者也。雖其陰陽離
 合有不可信要，不如是則吾知其反側而無以自安也。其
 理之不可信說之窮於此，亦可槩見。惜乎世無孟子，無能因其
 所明以誘之者，是以卒於漂蕩而不反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蝮蚋姑嘍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蝮音泚嘍楚怪反泚此禮反泚音請為去聲藁力追反裡

方知反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

說文一

章骨子本節仁孝二字是通章關鍵

上世謂太古也

上世事大都是渺茫揣度首一蓋字與中間蓋

字俱以時事情委弃也壑山水所趨也親於壑非忍弃之也禮制未起不曉如何殯殮沒奈何姑置諸此他日過之非偶然經過分明既委後不忍忘復往過低徊即此便見

天性之切 蝮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嘍攢共食之也類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

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

他人見之而然也

若為他人豈有是泚哉中所謂一本者心達於面目正為吾親也

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

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

集解引述上古只是敘事中挿

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以形容之全重中心二字正寫出 一本之真情自然流露有非二本所得而參者註着在他人數句反覆也藁土籠也裡土壘也於是歸而掩覆其

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

賈合註非為人泚此一本之情誠發於中歸反掩之

此一本之事速盡於外使非此則乍見之初胡為有是
 此見之於後胡為有是掩耶○條辨自其類有此至而掩
 之都見出於自然之不容已下掩之誠是也二句見此掩
 惟其出於自然而不容已是以有所當然而不可易此掩
 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
 而不以薄為貴矣掩之誠是也也字掩下言掩之誠是所
 當然則必更有箇掩之道理在不惟不
 以薄為道而厚葬之中又自有許多儀文制度而文與情
 使其相稱皆孝子仁人之所不容已矣○慶源輔氏曰此又孟
 世言則孝子仁人推開就後世言○慶源輔氏曰此又孟
 子畧其遁詞而專以其良心之發有不齊已處深明夫惟
 一本故於親之喪哀痛迫切非他人之所得同者而因
 以見先王所制葬埋之禮必誠必信勿之有悔者固皆自
 然之理而墨子二本薄葬之說為杜撰妄作而不可行也
 ○雙峯饒氏曰厚葬其親發於其心之不能自己這便是
 夷子求見孟子之萌芽孟子就舉上世不葬其親之說亦
 見得發於不容已蓋上世不葬其親這一人於心有所不

矣却掩之葬親之事自此始若以為掩得是則孝子仁人
 之掩其親亦必自有箇道理以此觀之則厚葬其親自有
 不容已者非其親厚則愛無差等之說不攻自破矣○集
 解墨氏以禮者忠信之薄而聖人之偽故孟子舉上世禮
 教未起之時人心本然之仁孝以覺之見禮原非強作也
 通節就一本真切處疊疊形容歸到末二句上言外見得
 夷子之厚葬有不失為仁孝者正以感悟之也○文集夷
 之所以卒能感動而自知其非者蓋因此節極言非為人
 此是緊要處當着眼目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閒曰命之矣

憮音武
閒如字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閒者有頃之閒也命猶教也言孟

子已教我矣

語類之字夷子名若作虛字不成句法○集
 解夷子憮然句為閒句憮然如人在迷塗忽

經點破倉皇悵望盡失所據之意蓋是其本心有戚戚萌
 動處也為閒方言有昏暈初醒稍定始能言之態命之矣

言不待而見即此已指示我矣。矣字有感傷不盡之神。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

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感易解也。慶源輔氏曰孟子因

夷之本心之明而入之有納約自痛之義。四書通夷子

之學墨非也。而葬其親厚此一厚字猶是夷子行得是處

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夷子之所言非也。然此一始字猶是

夷子說得是處所以可因其本心之明而教之也。新安

陳氏曰驗人性之本善於此章尤可見焉。○說統夷子撫

然亦足驗良心之妙一撥便轉非其積習所能終昧。○反

集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關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本

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

道之正義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

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

大此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學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之五終

此書藉借仁

此書藉借仁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之五終
 此書藉借仁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之五終

